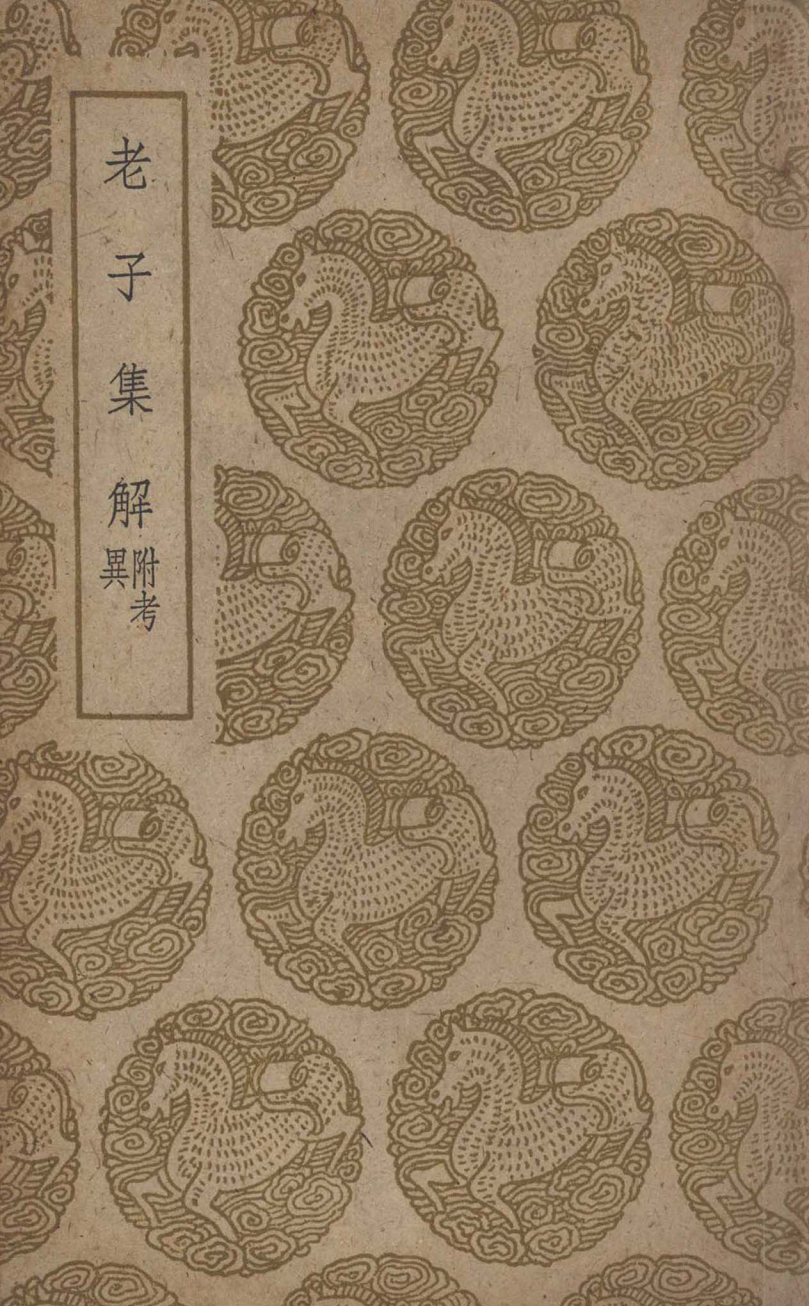


老子集解

附考異



老子集解

附考異

薛蕙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老子集解

附考異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薛

蕙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老子集解序

毫。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遡其本旨。咸窺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日離。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合于渠度。老子之道。則粲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无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柰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景響仆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于家。予錄其副焉。

祥符高叔嗣敬題

老子集解序

大寧居士薛 蕙

嘉靖庚寅予爲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之冬復加刪定自謂有補於道德之萬分迺自序之昔老子有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之衰先聖之道未絕賢人君子猶有爲性命之學者且天下知尊老子而老子之言世猶莫能知也況至後世道術數傳數變學者舍本趣末毀所不見且詆訾老子爲異端則其筆之於書者天下益莫能知矣閒有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學道之徒爲能有味於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真知老子之言哉始予蚤歲嗜神仙長生之術凡神仙家之說無不觀也晚讀老子而好之當是時予方蘄嚮聖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蓋久之而若有得考諸老子無異也迺知昔之所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也夫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本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說是則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異予見後人之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蓋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古者敍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謂之異端矣道者脩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爲養生耳皆予所未喻也予又竊怪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卽同乎天

道而不亡。此其不聞性命之實。不合聖人之道者邪。傳曰。禮失求之野。聖人之道。不明於世久矣。學者求道而未得。比老子於野而求之。何不可者。況老子古之史官。孔子之所嚴事。豈野人之比而已乎。然老子之書。學者恆病其難讀。蓋其辭約。其道大。所謂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也。古註之亡者。其善否則不可知。今之傳於世者。未有明老子之意者也。予爲此解。其閒文義之小者。儻有未盡。若夫揚擢本指。發揮大義。明聖人之微言。究性命之極致。竊以爲近之矣。有欲求老子之道者。必以予解爲指南乎。老子曰。自矜者不長。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其言非以相反。夫各有所當也。予之不遜。亦冀世之君子。無聽我藐藐。庶幾爲入道之一助云。

老子集解上卷

明 薛 蕙君采著

道經

老子書凡上下二篇。上篇曰道經。下篇曰德經。故或稱道德經云。吳幼清曰。按道經德經云者。各以篇首一字名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爲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愚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然則今書分上下二篇者。迺其書之舊。而篇題曰經者。蓋後人尊之之辭也。漢書藝文志。古之解老子者。有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傅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是在漢代已稱爲經。然三家者止皆曰老子。吳氏所謂非以道德名其書者信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本無爲。若道可爲者。乃有爲之事。非常道也。道本無名。若名可名者。乃有形之物。非常名也。蓋無爲者。非爲之可爲。無名者。非名之可名也。可道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恆久不變之謂。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有名。並指道而言。無名者。道之體也。有名者。道之用也。道體虛無。未始有物。無得而名矣。神化變動。自無而有。乃名於有矣。虛無之理。先天地生。此所以爲天地之始也。及其有也。則萬

物自此而生。此所以爲萬物之母也。或疑道常無名。顧又謂之有名。此何以異於可名邪。夫有名者。非真有形也。特對無名言之。而以爲有名耳。且謂之萬物之母。非指萬物而言也。夫豈可名之比哉。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

以觀其微。

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微。察通物所出之孔竅也。上言有無二者。迺道之本體也。故人當從事於此。得此二者。天下之能事畢矣。常無欲之時。以觀察其微妙。蓋無思無爲。復反無名。是即天地之始也。常有欲之時。以觀察其孔竅。蓋宇宙

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是即萬物之母也。老子於此。不徒曰無欲有欲。而曰常無欲常有欲者。迺其致意之深也。蓋常與妄相反。常則不妄矣。妄則非常矣。一動一靜。循天之理。迺其常也。若一涉於私意。是則有我之妄心。而非眞常之謂矣。故無爲而順其常者。至人所以全其天也。有爲而益以妄者。衆人所以流於人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亦若老子之言是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通結上文。兩者謂有無也。皆原於道。故曰

同出。曰有曰無。故曰異名。玄者深遠而不可測之意。玄之又玄。以深歎其不可測也。衆妙之門。言天下神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善者。美之極也。上古之世。民皆端正而不知以爲善。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無他。民

皆同乎美善。故不知美善之爲異也。後世由有惡者。始知美之爲美。由有不善。始知善之爲善。及世益衰。美善益著。蓋惡與不善至衆。而美善至寡矣。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

聲相和。前後相隨。

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傾不平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聖人以道化天下也。事以無爲爲事。教以不言爲教。蓋修其本而不恃其末。天

下化之。不善之習變。而上善之俗成矣。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此以下因言聖人功成不居之事。作猶生也。萬物仰聖人而生。聖人能共給之。不辭拒也。能生之未

嘗私之。爲己物能爲之。未嘗賴之。爲己利。至於功既成矣。終若無與於己。而未嘗自處也。老子之書。其贊美道德天地。往往通用此語。蓋其道一而已矣。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以不居其功。故有功。居之則反喪其功矣。

右第二章

不尙賢。使民不爭。

古之聖人雖用賢而未嘗尙賢。其當時之賢者。則亦居其位而未嘗以爲榮。任其勞而未嘗以爲利。苟無榮利。民將奚爭。後世之俗。賢者享其名實。衆人慕而效之。貪欲之心生而爭競之風作矣。故不尙賢。使民不爭。

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古之聖王未嘗不資貨以養民。然戀遷有無。凡以佐民之衣食耳。非此類也。聖人何貴之有。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使民足於衣食。則盜竊之源塞矣。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見可欲。使心不亂。

人心本靜。亂而失其常者。感於可欲之物也。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

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聖人之治天下。塞富貴之塗。屏紛華之

物。使民消其貪鄙之心。守其素樸之行。恬淡而所無思。心之虛也。故神氣內守而腹實矣。退怯而無所爲。志之弱也。故精力不耗而骨強矣。無知無欲。人心本如是耳。化於物而迷其初。迺多知多欲。以自累。使民無知無欲。盡反其本而已。知者好生事以擾天下。知無爲有爲之損益。則懼而不敢妄爲矣。安人之道。莫善於無爲。故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沖不盈皆虛也。道之體本虛。及夫用之。則亦猶或不盈。跡若有事而實則無物。何盈之有。或靜或動。一而不變。蓋沖虛者其常也。淵深也。宗主也。

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挫其銳者。摧挫芒銳。用柔弱也。解其紛者。解釋紛結。不繫累也。和其光者。光而不耀。則渾然矣。同其塵者。大同於物。無所異也。湛者。澄寂之意。有物存焉。而初無形體。故曰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子謂有所從生。象似也。帝。天帝也。天者。有生之最先。萬物之所從生也。道不知其何自而生。疑若在

天帝之先。此莊子所謂自本自根也。老子之書。於此義往往言之。非直贊美夫道也。蓋其致意深矣。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仁謂私心親愛之也。芻狗。古者結草爲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喻其無愛惜之心也。天地之德。大公而無所私親。其於萬物。任其自生。

自化。天地何容心焉。聖人之於百姓。亦如是耳。大仁不仁。此之謂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此一節其道甚大。與上文義不相屬。疑連下二句。別爲一章。橐籥。治鑄所用致風之器也。

橐者。外之橢。所以受籥者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者也。屈。竭也。天後之間。有至神之物。當其虛也。非真無物。有而不可見耳。當其動也。其出不窮。用之不可既也。擬諸橐籥。止相似矣。此天地之間。虛無不測。神化無窮之實體。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首章之有無。下章之谷神。

皆此意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致、色、角、反。○數、屢也。窮、極也。承上文而言道體如是。本非言之所能爲，亦非言之所意也。若求之於言，則言語愈多，適屢至於窮極耳。惟忘言而守中，則道自不遠矣。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者，虛而無形，感物而應者也。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言蓋本於此。物有生則有死，谷神本自不生，故不死也。玄者，贊美之辭。牝者，言爲天下母也。列子所謂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也。此理至微，學者宜深思而得之。則夫天人之道，死生之說，皆可知矣。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老子書大抵用韻，故其遺辭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於一字之間也。如此章曰：是謂玄牝，則讀牝爲否，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辭，與下句相叶。

或者乃隨語生解，既釋玄牝，復指一處爲玄牝之門，殊失之矣。天地根，謂天地由之而生，蓋覆言玄牝之意。舉天地則包萬物矣。

縣縣若存，用之不勤。

蘇子由曰：縣縣，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見也。王輔嗣曰：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

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曰縣縣若存。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自古爲玄牝之說者，往往不本谷神而別爲異說，皆非老子之本指也。夫關尹子之言盡之矣。顧自莊列之後，未有能知其說者。信乎知言之難也。史記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至哉言乎。蓋即

谷神之說也。嘗爲之說曰：謂之谷，則非有也。謂之神，則非無也。又曰：谷神之可見者，特其因應焉耳。雖曰可見，而不可見者存焉。是何也。蓋可見者，皆彼萬物之跡，而非其本體也。顯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無之實體。此谷神之所以爲神也。非通神明之德者，孰能識之。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自生者，自私也。不自生者，無私也。夫道無私也。爲道者貴生而自私，此不合於道。非所以養生也。故養生之道，莫若不自

生。天地之所以長久者，由此道也。且不自生，則無爲，無爲則其神凝而可以長生。自生則有爲，有爲則其神妄動而不息，是反自傷其生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

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聖人觀天地不自生之道，知凡求生者盡害生者也。故後外其身以法天地之不自生也。卒之身先身存，亦如天地之長久矣。身先身存，是成其私也。原其所以致之，顯由於後外其身之無私，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

能成其私。夫聖人之無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卽有私也。未有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程子有云。老子之言。竊弄閭闔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迺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迺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弄閭闔之謂哉。

右第七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幾。平聲。○衆人之所惡。謂卑下也。幾。近也。有德爲難。而不爭爲尤難。善利萬物。其德盛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

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者。道也。如水者。可謂庶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私。澤及蛟螭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既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實推廣善利萬物之義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此言上善若水也。行已不爭。避高處下。善地也。

藏心微妙。深不可測。善淵也。其施兼愛而無私。善仁也。其言有徵而不爽。善信也。治國則清靜自正。善治也。遇事則因應無方。善能也。進退存亡。合於天道。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

尤。過也。凡所爲爭者。自賢以求勝於人也。欲勝人者。人亦欲勝

之。能無見尤於人乎。其惟謙遜不爭者。衆將樂推而不厭。此其所以無尤也。章內於不爭之德。蓋屢歎之。其丁寧之意至矣。

右第八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已。音以。○揣。治也。持槃水而加盈之。非無溢之道也。故不如其已。厲鋒刃而加銳之。迺速毀之由也。故不可長保。借物理之易見者。以況下文。

金玉滿

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履盛滿之勢。顧復驕盈以促之所。以自遺其咎。而不能守其富貴也。

功名遂身退。天之道。

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惟大人爲能法之。若夫功成不

退復何爲也。老子之書，往往以天道爲宗，故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邵子曰：「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然物理即天理也。」

右第九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離，去聲。○載，承受也。營，猶熒熒，精明之意。抱，持守也。一，不二也。用志不分者，其神常存矣。按古者言魂魄

子，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鄭康成謂口鼻之嘘吸爲魂，耳目之精明爲魄，是也。竊謂此數說者，惟心之精爽爲近是，而餘說各
有未安。又左氏曰：「天奪之魄矣。」楚辭曰：「魂識路之營營。」以此見古者或專言魂，或專言魄，義亦相通。此云營魄，即魂之謂也。專氣致柔，

能如嬰兒乎。

致，極也。人始生曰嬰兒。朱子曰：「專氣致柔，看他這箇是甚麼樣功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
極處，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靈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

滌除玄覽，能

無疵乎。

滌，洗除去也。玄覽，玄妙之見。疵，病也。老子之書，標玄以爲極摯之名，謂之玄覽，蓋微妙之真見，而非世俗之知解矣。然或
存而不忘，則是亦妄見而已。必滌除之，無使留於胸中，而爲眞性之病也。以上三者，言治身之道。下三者，言治國之道。

愛

民治國，能無爲乎。

雖愛民治國而不能無爲，則非聖人之治矣。司馬溫公曰：「善
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一開一闔，言聖人
之道。時止則止，時行則

行也。雌，靜也。猶夫闔也。聖人之道，
雖曰一動一靜，然當以靜者爲本。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之聽政，其聰明無所不見，然常因萬物之情，賢不肖是非，
使各自明而已之知不勞焉。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用此道也。

生之畜

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畜，計六反。長，上聲。○通結上文畜養也。宰，制也。世俗之治身治國者，患在於有
爲，以有爲治生生愈傷，以有爲治人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形生，必剝心去智，

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爲者，形將自正，無
以天下爲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而非世俗之所謂德也。或曰：此六句獨承治國而言。

右第十章

章首營魄說者不一。按楚辭載營魄而登霞，王逸註曰：「抱靈魄而上升。」蓋專指爲魄也。朱子之註，亦與逸同。但訓載爲
加大，要謂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魂遊魄降而人死，故修煉之士，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

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矣。竊謂老子之指，果出於此，則其立文宜先言魂而後以載魄。繼之不應反闕其辭。如後世隱語之爲者，老子曉人之意，未必然也。又抱一云者，諸家多以魂魄交媾爲說。雖朱子之意亦然，疑亦未安。且他章有獨言抱一者，其所謂交媾者，何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埏音殫，埴音殖。○輻，輪輻也。轂，輻所輳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者。牖，窗也。古者之室，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愚按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顯其指意實所以卽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右第十一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行，去聲。○爽，差也。人之耳目本

聰明，惑於聲色，則有若聾盲之患。口能別味，移於五味，則不知飲食之正，心本靜也。耽於淫樂而發狂，行本善也。累於貨利而不終，此皆不察內外之分，不明取舍之術者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並去聲。○爲腹者，內養其神，可長久也。爲目者，外玩細娛，反自害也。上言數者，此獨言爲目，舉一以見例也。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右第十二章

寵辱若驚

寵、榮也。無寵則無辱。有寵而失之。則有辱。是寵所以爲辱也。人之累於寵者。常有驚悸而不得寧矣。

貴大患若身

患、憂也。無貴則無患。有貴而慮失之。則有患。貴所以爲大患也。人之累於貴者。若有身之爲累矣。

何

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寵者。仰於人而非己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惟無寵者。人莫能貴賤之。寵非爲下而何。得失之際。皆動其心。寵辱非若驚而何。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爲、去聲。○有身故有患。能無其身。患將何有。言身爲憂患之本。而貴亦然也。凡貴人之所以有

憂者。貴爲之累耳。使其遺貴而無有。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人之累於富貴者。性命之

則凡區區之憂畏。亦爽然自失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情弗能自治。以居人上。能無擾乎。貴以身爲天下。未肯以其身爲天下也。夫至人者。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取養於世。不啻足矣。若夫天下之富。九州之養。無益於生。而足以爲患。此所以重爲天下也。如斯人者。寄託之以天下。則天下皆蒙其利矣。

右第十三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搏音博。混。上聲。○搏。執也。夷。希微皆虛無之意。

詰。察也。視之不見者。無異於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者。也。下二句之意。仿此。故三者不可分別。合而爲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皦音皎。○皦。明也。繩。衆多也。無物。其本

始也。在上不加明。在下不加晦。動而爲萬物。終則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有狀之狀。有像之像者。物

也。無狀之狀。無像之像者。道也。物以形器而可見。道以虛無而不測。惚恍不可諦視之。意物皆昭晰而可察。道獨惚恍而無見。迎之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不見其後。無終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

謂道紀。

古之道即無也。觀其對今之有而言。意可見矣。曰古者。非在今始有也。今之有。謂今天下之事。古始。即古之道也。人之應物也。不知本原之無物。而惑於外物以自累。此世之通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爲真宅。以有事爲應跡。事雖萬變。而在我之

不變者常一也。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其本在此故也。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者流，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論，可謂善矣。惜乎其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細老子之學者，其說雖多，然大抵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蓋任虛無以應事，曷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恃其虛無之本耳。予觀老子之指，有若此言之著明者。然古之名善言老子者，未嘗舉以爲說，以解世俗之惑也。豈非不備者哉？夫學者之患，在於考其文而不通其意。今老子之言較然如此，而論者之云乃如彼，則於考其文者固已疏矣，而況其深遠之意乎？○澹瞻通。

右第十四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強，其文反。○通者，不滯礙也。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既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

強爲之容，以髣髴其氣象如下文之所云爾。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

若濁。

敦，音團，一音堆。渾，上聲。○猶豫，皆不果之意。儼，矜莊貌。渙，散也。釋，解也。敦，完貌。木未斲削曰樸。曠，空也。濁者，水不清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冰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

所謂強爲之容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此曰濁者，雖承上文而言，然實語之更端也。其用字之義，固與上文不同。蓋彼以至人外貌若愚而言，此以衆人心慮憤亂而言也。濁者

可以清，非靜則濁之不已。豈能清乎？安者可以生，非久則擾之不置。豈能生乎？井汲之多必渾，木徒之數必斃，人之性情，有似於此。除情止念，則垢濁去而天光發，收視返聽，則精神定而真氣生。曰孰能者，勉人之辭也。人能從事於此，迺可以從蠶入妙。亦若古之有道者矣。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上言始者入道之漸，此言終身守道之常。保持守也。言保此道者不欲盈，滿蓋盈不可久，道所惡也。敝缺者，至人之所貴。新成者，世俗之所貴。惟不欲盈，故能

守其敝缺而不

願爲新成也。

右第十五章

致虛極。守靜篤。

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有生之後，遷於物而背其本，其不虛不靜亦甚矣。故爲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然虛靜者實非二道，蓋未有虛而不靜，靜而不虛者也。管子曰：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不處。又曰：虛之與人也無間，惟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神者至貴也，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萬物並作，吾以觀其

復。作，動也。復，反也。言物之動終則反本也。欲明守靜之道，故驗之以物理。下文迺詳言之。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芸音云。○芸芸，動貌。根猶本也。命者，道賦於物，有若命然也。動始於

靜，凡物之動必復反於靜，以靜爲本故也。此歸根之所以爲靜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守靜則能復其初，動則逐物而失之。此靜之所以爲復命乎。吳幼清曰：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於根，是曰靜。愚謂本文有歸根之辭，故說者以草木釋之。然此承萬物並作而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天地之間，惟性命之理爲常。自餘皆變而不常者也。得道者抱神以靜，雖死生之大而不

言，蓋通論萬物之理，固不當專指草木矣。得與之變，以能復其性命之理，是以常也。不能復命，遷化流轉，豈有常也。妄作，亂動也。知常曰明，則不知常之惑可見矣。不知常，妄作凶，則知常之真吉可見矣。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

乃久，沒身不殆。

不知常者，不能虛心而容物，知常者，心如太虛，其於物也，何所不容哉。不能有容者，其道隘矣。能小惠而不能大公也。能容則蕩然公平而無偏黨之私矣。公平而不偏黨，此王道也。故曰：公乃王。王道惟至公爾。王者至公，則其道可

以配天。故曰：王乃天。道者均育萬物，惟天爲肖之。王道克配於天，則亦克肖於道。故曰：天乃道。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有道者功被萬物，其神明虛靜而不變，雖沒身不殆，可也。此章之言，蓋莊子所稱內聖外王之道也。夫語王者之道，其極至於王乃天，天乃道，其道可謂甚大矣。自非聞道之君子，鮮不驚怖其言，或欲爲之，莫知所由也。乃若知反其本，固不越虛靜而已矣。虛靜之學成，則帝王之道備於己，非虛靜之外，別有餘事也。其道復不亦甚約乎。茲老莊道術之大端也。

右第十六章

太上知有之。太上猶言最上。太上之君。天下晏然。惟知有之而已。此聖人以大道爲治。故其效如此。其次親之譽之。其次。亞於太上者也。此聖人以仁義爲治。故天下欣然親之。然視無爲之治。已有間矣。其

次畏之。言又其次。其君爲下畏之。蓋仁義盡而以智力爲治者也。其次侮之。又其次者。爲下侮之。至此則智力復窮矣。信不足。有不信。太上之無爲。與夫後世之有爲。其本末得失之故。未易知也。惟明道之君子。迺能深信其必然。衆人知不及。故信不足。信不足。故有不信也。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復言太上之事。猶舒遲貌。貴猶重也。太上之君重其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正所謂下知有之也。堯之民曰。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蓋聖人者。既無所爲。則人陰享其利而不知矣。

右第十七章

右第十七章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行也。民無相棄。安有仁。民無相犯。安有義。及道之衰。由有不親。始知有仁。由有不順。始知有義。世皆以仁義爲至德。而不知至德之有在也。智慧出。有大僞。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智慧之心生。則其作

大僞也。大僞也。勢所必至爾。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蘇子曰。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賢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洎澤之魚。相吻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右第十八章

昔老子之言。以道爲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爲至。儒學之細。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誠惡不任。實。而天性之真。不能無傷矣。此莊子所謂以仁義而易其性者也。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民之始也。本無盜竊之患。惟智巧出而詐術滋。末利多。而爭心作。斯盜賊之源啓矣。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屬。附著也。聖人之治。必棄絕此三者何也。以其皆與質反。

遇文不足之事也。夫質者。本也。文者。末也。務文者。必沒其實。逐末者。必喪其本。凡貴本而誠者。敦厚而可久。華而不實者。浮薄而寡用。文之不足。審矣。聖人知文飾之弊。故令民宗附於質。如下所云也。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見音現。○物無飾曰素。木未斲曰樸。見素者。外見其實。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真。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

或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信斯言也。人之不猖狂妄行者。幾希。曰。老子不云乎。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其